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二)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九下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疆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尙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尙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尙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尙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闕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尙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卽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彊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爲清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

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春二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爲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衆。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卽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

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齋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爲遊擊將軍。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三年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爲虜所攻。敬玄懼。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崗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

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闔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治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曩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

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榜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拓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尙書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旣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爲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督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敕論贊刃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天册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

曰。官爵盡無邪。旣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曆二年。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

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不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爲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爲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旣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庚戌，以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躡贊爲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尙贊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盆達延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爲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尙飲臧來獻盟書秋八月乙亥吐蕃將盆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與太僕少卿王峻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冬十月吐蕃復寇渭原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盆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峻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犇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尙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旣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尙

輦奉御養之宮中。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署名於其上。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奭

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秋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旣不降。宜歛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王君奭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回紇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奭。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奭判官牛僊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灌之從弟也。僊客。本鶉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爲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

是少衰。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可龍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

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尙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尙它磽入見。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匄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

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爲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假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尙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遣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

尙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秋七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
慙。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裴行儉
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右
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爲副。將兵討之。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
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累沙北。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盧泊。
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
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傅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
爲方陳。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
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爲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
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
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
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尙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
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問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
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于使迎前勞之。少

選伏念果帥會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冠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弘道元年春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夏五月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冬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則天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九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爲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曇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遙爲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爲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秋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延載元年春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二月庚午。以僧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天册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爲所虜。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闞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册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春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三月。闞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

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于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閣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尙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

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曆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尙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齋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媯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爲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

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九月，改突厥默啜爲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尙書位任非輕，乃爲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師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尙書，諡曰節叡，頰之孫也。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爲司馬，左臺中丞吉瑒爲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一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綠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

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有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令之歸正。卽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蹙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旣乃髡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怯。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旣射之。如蝟氣。磔未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趨趨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久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九月壬申。突厥寇忻州。

三年夏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旣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旣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夏五月戊戌。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慝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樸頭衣紫衫南面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水部侍郎

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旣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二年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蹠跌都督思奉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匄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川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秋七月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寶客副之，以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逆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

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鬻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爲左賢王。專典兵馬。秋八月。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噉欲谷以爲謀主。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曩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曩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尙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校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蹙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

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旣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事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跋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惱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峻之約。必喜而先至。

唆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唆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旣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噶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噶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噶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噶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噶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

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曠谷欲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尙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冬十二月。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旣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丁亥，突厥西葉護阿不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連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韃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四年，突厥旣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

萬均之兄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內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府，以窟哥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爲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以奚部爲饒樂府，以可度者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爲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陁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爲冷峴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尙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會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尙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破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齧給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卽降耳。旣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

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臺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遣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縶玄遇。仁節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敍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賤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涼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爲龍山軍討擊使。與契丹戰于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突厥默啜請爲太子爲國討契丹。册授默啜左衛將軍。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河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破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爲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窵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

方館門其餘衆及奚鬻皆降於突厥。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剝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秋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久視元年，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鑿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縲，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十二月壬辰，奚鬻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玄宗元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

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旣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爲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冬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開元二年。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韎鞞奚鬻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秋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甲

噍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爲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爲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突厥默啜旣死。奚契丹以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五年。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冬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婆固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

九節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三月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

衆可突于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會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于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傳首。時可突于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于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于。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川。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于首于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是歲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爲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五載夏四月癸未。亡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爲恭仁王。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葑茗。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千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

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曷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

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卷第三十上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灑。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皇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尙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

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預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尙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願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竝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置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醴，綬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竝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

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毗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

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子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未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

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預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灑。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尙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鳩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以兵援送無忌。

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雋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竝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

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違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六月

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

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則天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羈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噬於後。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甲子。太后御武成。

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日。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詔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部尚書。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驥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懿。屋令敬業。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賂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業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黠令。求仁。正倫之姪也。懿。屋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

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會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及。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膺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

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樸陽魚承暉鞠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謏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耒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問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卬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尙何言卬先對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

敢訴冤。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仙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灤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大軍

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願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犇潤州。將入海。犇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三月辛酉。武承嗣罷。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

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擣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敲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爲甌。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暉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甌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

其權。於是尙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尙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竝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痛

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闕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闈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埤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

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憬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憬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六月壬寅。作神皇三廩。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

舅族。故惡之。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辛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

輔爲諸軍節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聞冲敗。欲自鑱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尙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尙

在豫州將士特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尙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蒼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顓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紋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榑槐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人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癸酉以天官尙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煒憚之子誣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爲誣妻又與煒善誣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縑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尙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躍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赦已既宣赦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

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膺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璵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璽改詔曰制秦

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彥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竄。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卽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叛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

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榮陽李日知。亦尙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尙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

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
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彘兄孫
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
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
大將軍張虔昂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竝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
藝末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
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冬十月甲子。檢校內
史宗秦客坐賊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方質。壬申。敕兩京諸州各
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宜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道州刺史李行襲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
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
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
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尙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
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
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御史中丞知

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侍御史來子珣。誣尙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春一月。地官尙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秋八月庚申。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鞠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

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或告地官尙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鸞臺侍郎同平章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尙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怨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黷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于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尙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左臺中丞來俊。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尙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尙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暫假。

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繚視之，繚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繚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眞子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卿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幘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聘之子也。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篡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尙書，夏官尙

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尙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譏。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尙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擗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與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旣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恆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二月甲寅。前尙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

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輿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尙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冬官尙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

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璿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賊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楊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册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敕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初，明堂旣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踏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人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

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唱。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旣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

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賂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室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譖。及王勳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

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刎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灋州。尙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旣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

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撻面認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尙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尙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

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甲

子以夏官尙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春一月庚申。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尙書。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八月以

武三思爲內史。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彞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彞之負寃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朕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槌，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案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覆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旣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頌。夔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死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彘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彘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

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戡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惱惱。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讒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

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曰司馬阪。令春官尙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尙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賊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賊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癸丑。張同休貶岐

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章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知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謗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卽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卽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賊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

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穰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村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

之。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闕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暨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

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齋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敍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竝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門。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

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材。侯千里。編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李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尙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

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尙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祕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尙書。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

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情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尙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旣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尙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遇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

得罪元瑛獨免。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六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尙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竝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承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願言不已。紹之命撻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

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間之遜曇俊祖雍竝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 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 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瓌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章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寶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竝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

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灋州。東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髑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墜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

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堵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寧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塋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爲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

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竝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因有引相王者，珣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尙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線。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任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尙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尙書宗楚客爲左衛將

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竝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

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元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鄰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尙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尙。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嚮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

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尙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尙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

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搃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韋錡。長安令韋璠。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弟。璠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幽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摠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

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鞮。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摠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殺李仙臈。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臈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璿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

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臈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尙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

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廡。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暲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齋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白。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尙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

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置溫王重茂於內宅。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詔附韋武，皆流嶺表。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屬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

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姚元之、宋璟

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贈蘇安恆諫議大夫。冬十月。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羈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況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宜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卷第三十下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尙太平公主。上乃爲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尙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尙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天后以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顓緒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尙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旣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

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閹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峻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環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

史丙戌。宋王鹵王亦寢刺史之命。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及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

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八月庚子。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練談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

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陵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陵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陵使遣幽求。幽求謂陵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陵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陵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

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尙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嘗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鞠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尙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

有差。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
韋渾瑊大事。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劉幽求兼侍中。

